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內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再乞宮觀不

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婦任宥府之兵柄參儲局之寶寮恪恭

父子之間關係朝廷之重胡為自列遽欲求閑

迹其校肝瀝胆於中人不敢言之時捐軀犯難

於中人不敢發之際荐加超擢實稱異恩雖邊

事之粗寧曾旱蝗之未免方期協贊以究遠圖

不能者止而非謂不能知足不辱而未應知足
卿欲去此朕何望焉毋復重陳其安田著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

罪不允詔

勅具悉朕臨御寢以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屬精
深切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
旱魃為災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晝見太白之
爭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
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於不逮
騰章未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

涼德詎可下移于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于
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

賜知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朕司賓閣各冠畀
廉車忽求祠館之間欲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
列于朝著以何嫌僮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歎
惟益崇于讓精亦奚慮于滿盈其服厥官毋庸
有請

賜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

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勅具悉朕以國家多難更化善治收用耆考如
恐不及慨念舊存者几人就傳之初卿為首
選蓋吾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橐未久翩然
西歸朕念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閫之重有賴壯
猶而圖仕之意則有所在召節既往注想待卿
控辭愈切殊用恍然載覽封章宣示通列倫見
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庇民之學然與其獻
言於萬里孰若造鄰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效
蜀莊之沈冥何耶矧西蜀之士卿為標表昔為
朕行則後生英俊將于而而未矣三命益勗朕

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遠爾驅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訖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起超勲名之
會欲報家國之仇輟從經惟出扶邊繳脩好伊
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還旧署屬以繕脩備
禦之未畢勞來安集之方勤將圖爾切少俟其
定忽工真祠之請欲為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
願焉于朕則豈所望者其撫長算毋有遐心
賜左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机政不允

詔

勅具悉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
蓋屢形于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
化云而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為忠
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願同心協
志求以尊主庇民而况察卿之母為中所服寃
以告廷之拜宣曰歷階而升幸邊鄙之粗寧恐
事机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吝自安早
魁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給定何可言偶微爽
于節宣宜倍加于捐畧勿念去計共圖法功實

肝

肝實勤曷嘗以位為樂燮調有賴安得養身而
歸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

詔

勅具悉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
新天下之耳目又遴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
淵深之學自奮于常布之日有用子縉紳之儒
雖通歷于清華二屢更于夷險處身无玷疾惡
如風欲堅塞于佛門曾不辭于慈府彈擊之任
簡求實宜其力辨于官邪以共扶于國論齊卿

所蘊助朕有為勿騰避寇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皇帝奉命萬壽現設醮青詞

伏以陽主歲功方臨于大夏日當元命爰演于
冲科設享供于琳宮延高靈于擬撫恭願俯矜
忱悃加佑眇躬歛五福以錫庶民綏四方而惠
中周

滿散朱表

季夏之月火德方昌元命之辰蘭場俾藏荷多
祺之來介想上帝之居歆圖報共秋敢忘昭事

禳蝗祝文

天地

伏以稼穡維室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為災備舉
禮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願畿甸之尚繁遠邇
何殊焦勞則一敢祈上帝地云俯念斯民既勅酺
神屏衆多之宮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為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
蝗而為孽神既戢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
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蟲而無迹庶稼穡之
有成

酬神

伏以此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酬都邑
頓請无非昭答郊祈未免敢忘祈禳惟除振
、揖、之灾庶几有冀、危、之望

賜知樞密院史彌遠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机之柄追先烈而
致私戎之禍除禍卒以成思民之功方便介之
始通賴謀謨之有補胡為三請必欲一歸既知
公議之无它雖有浮言而自定朕止切實衣之
慮卿乃欲畫繡之行碩体困之素履豈為身而

求逸其安所朕勿復重陳

賜衛經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灾而憂何二三
之大臣皆欲引自而去豈朕所望于卿矣安尚
賴同寅而協恭庶几轉禍而為福要須積久或
可圖功雖屢請以难從毋再辭而為贊

賜衛經乞解罷机政不允仍断来章

批答

省表具之朕励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

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迨乎定之初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由无它知出處之素明見忠勤之曲尽五十而服官改在古訓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之先間僅遽歌去吾誰与居勿為封奏之煩尚体眷懷之渥

口宣

有勅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為進退之圖實有重輕之繫尚安位著庸副朕心

褒詔

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盡朕所眷屬人何異

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賜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勅具悉朕慨踐祚之既久念治要之不進不惟不進殆將阡危是以惕然改圖勵精更化庶幾更也人皆仰之、意首論一相得卿之矣旁指俊又如恐不及前以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可以尽力內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造鄰而言无不傾听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

未廟堂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
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
勞致愆調捍惟益謹柔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
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任一心勿致三
讀

褒語

卿相予未久備罄忠勞方圖內脩正藉協贊知
卿小疾予告甚優侍聞有瘳勿復言去

賜史彌遠再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

有陳請詔

勅具悉近者二三大臣更相求退大非朕所以
待卿等之意屢形詒荅詞不愜煩所冀相安以
慰輿望而卿又爾有請何邪先正兩處相位歷
時兆久然其引去者皆有所辭世卿濟其美以樞
冕儲省游吾父子之間方以輔法貴成何嫌何
疑而致懇最力乃至三四不已朕志已定斷然
不移既勅銀臺毋納章奏卿可以自矣

褒語

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机之寄方深眷倚何可退
休祈請最煩曲徇備盡其体予意毋為固辭

賜刑部侍郎曹喚乞祠不允詔

勅具悉朕延登耆雋列在通聯豈惟資獻議之
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處久樂燕閒粵
浸一節之趨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
以責公非道不陳闕時之未久忽披來筮遽欲
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刑系方簡
議先待于過三史筆至嚴朕何妨于共二少安
定著准卿謙辭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辭不允詔

勅具悉朕召收田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

宰輔相與謀于廟堂侍從相與議于臺省粗無
過舉朕心以憚今茲未能畧定而求去者紛然
泛班六有一二矣矧卿素為敢言自陳謹論不
畏疆禦不避怨仇歷為朕陳之擢長保曹以
示褒表六為此奔何邪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
此邪相應以文正見辭費惟當一切不听庶几
以一天下之規瞻其休眷懷旬復有請

賜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旧休

致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初未皇它務求其甚急首名

耆英起自掛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筥
增重朝廷言必出于內心謀實稽于古訓倚毗
方切而疾遽侵冲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為騰奏
即啟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縉紳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 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災禱而既應覆出為虐其害愈深
爰即紫壇仰祈請昊 熙陵之德實配彼天預
告威靈顧重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奉 准 旨 上 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禳之六消
奈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祗被
郊丘謹脩雩祀仰祈上帝哀矜下民蚤興雲雷
大沛雨澤無有遠邇均被滂沱坐變凶年復成
樂歲邦本所係惟天祐之

太宗

伏以天灾流行周知代有今歲之旱尤可弗堪
禱雨靡期方幸周浹陽君大夏茲焉益驕爰即
泰壇恪脩雩祭稽請故典作主侑神曾孫菲涼
直致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灵萌垂

於閔亟頌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法斯人
比雨應祈種幸入王苗而未秀又復元陽滌
山川物意焦灼固有故典禱旱以雩后土資生
敢伸虔告願垂大德勅使百神三日為霖傳及
万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几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 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乖涼負荷至重常惕之罰乃徧黎元
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 列聖威靈在天閔

予孫曾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露迄用康
年保邦是賴 別廟云雨而復旱茲
為致禱願昭感通

大社大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為命聰明正直六惟相依
今茲旱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編于百神仰冀
為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宗乞致仕不允

款

勅具悉朕惟也禁兵百萬而邊都是虞開幕府
回三而苗都尤急畀以樞庭之寄增吾天璽之

雄鄉久安闔里游游分帥圖徒得君重肯為朕行
上寬宵旰之憂外撫羸貅之平平盡獲諸將獨當
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夷虜想聞于風采力禋
廟論年請封陞人皆望歸衣之則卿乃有掛冠
之請初芳叔之謀允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
益堅侂固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賜宣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

款

勒具悉詔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湘雲
之危尤務於來卿蚤論魁久騰英譽游游登朝請

蹟嘗為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尤著蕃宣之績特
立搶攘之際實增嘉勸之深升孝士之班既以
旌其風節趣鋒車之詔誠有望於宏謨何辭之
煩以疾來論万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
天侯駕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
實錄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

詔

勅具悉纂修史冊深賴於公平會粹典章尤先
于鴻博允資碩輔坐總宏摹鄉識洞古今存該

派畧接詞華于奕葉用則有餘考故實于宗
朝蓋其素習幸以並命了无異辭毋遊牒之重
陳期奏篇之俱上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权監修國

史日曆不允詔

勅具悉密贊政塗日預万机之決參提史革正
資數器之兼卿奄冠詞場寢登冊府迨通班于
侍送已嘗賴于參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
而坐領趣就景朝之業仍嚴繫日之書故事
當勉謙辭可畧

賜刑部侍郎曾煥辭免兼太子詹事

不允詔

勅具悉朕遴選從臣方賴思論之益精求儲案
尤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
冠之偉實為嘗藁之英擢處官端允符公論亟
承明命毋庸因辭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辭免兼參知

政事不允詔

勅具悉文武一道古制何別東西二府近世乃
分朕方屬精圖治每求有以通之卿庸敏善謀

久在樞近疑承其二非卿孰宜既位大臣當以
自任天下之重顧何辭于此哉

賜史彌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

請詔

勅具悉平賢和于朝濟而相遜固治古之美
事然志有不又深辭者國家自有東西二府之
別事有開繫則奏請同之此祖宗之定制也
卿為吾樞臣備宣忠力與聞國論之久耳豈改
机无以易竟徃其欽承勿復引避

成肅皇后中元節永陸道場齋文

伏以悲纏長樂方深霜露之恩節屆中元普設
冥陽之仗祈覓皇之垂憫冀祖后之超昇伏
願衆聖來歆万灵並享編茲浩累咸均福利之
霑俾我慈尊永快道達之境

賜安南國王李元翰嘉定二年曆日

勅書

勅安南國王以朕仰稽天運預受民時爰分曆
象之書編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期封
疆至遠于山川嗣歲先傾于正朔用均惠利尚
克欽承

賜現文殿學士侍讀趙彥逾乞歸田

里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之始起大老于東海之濱明使
懿親克成典刑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計漢遠慮
見于進讀圖任共政束于定制偃息潘魏人望
所歸小疾既痊止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
為朕留庶几仍得奉露門之浣容也

賜史彌遠辭免兼權監脩國史日曆

不允詔

勅具悉官預政机職兼史事此國家之定制也

卿以樞筦而參駸駸位在同列之上浣容相遜
現所甚休矧為世官可謂濟美緝累朝之典
謹繫日之書其率乃察趣就筆削而又何辭焉
賜吏部侍郎梁季玖乞待次州郡不

允詔

勅具悉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
可以去則亦難以遽從卿為國宣勞既云系歲
任予典選實跡劇曹胡為抗章又欲求升冕旒
密侍正有賴于恊恭符對屢更碩矣煩于詳試
尚安奮著以副眷懷

賜史彌遠辭免同提舉編修勅令不

允詔

勅具悉金科玉條具有律文因時制宜條目滋
中不有以統一之則輕重出入非所以使人易
避而唯犯也宰相既總其綱天命輔臣贊之此
固之重事也知以賓府貳政且兼史事稽經
輒律非卿誰屬往茲汝諧何事多遜
賜禮部尚書視恩乞待改州郡不免
勅具悉朕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奉時獻

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
唯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
豈為卿輩設哉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富再辭免召赴

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卿以超世之資為濟時之志久安放里
曾不忘畎畝之忠若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
言皆底績事不辭唯禦侮折衝既已著偃兵之
效聞禽引通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疑亟之班
足為宗社之重既頒溫詔日俟來音共政而圖

日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
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况元老而益壯
氣不少衰式適其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體
訪而縉紳視為表儀務遠乃獻以弼予治願何
恙之不已諒無說之可辭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室謨閣

直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朕惟斯民完生于牧守苟有治理效者
倣虞朝考績之法取宣帝曾秩之意不惟示功
抑以數易為重也卿以爭臣出守吳會政声上

徹朕所深知進駭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尚
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八月十七日

勅以高顯中今元良初度賜生設醴用為宴術
之資授粢貽年仍厚匪頌之宥共期唯老益侔
隆私

金国諭成使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執回并賜御筵

有勅卿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既成
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持節鼎來揚舫既濟望信書之漸近
啓寶燕以加勤身辭春慈式適行返

慎江府賜銀合茶菓

有勅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奩之錫
用和珍品之頒度滌煩勞式祗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勅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庸使之載馳
宜賓延之三錫是為異數用賈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勅卿等旋御遠來却折密途爰載頒于甘醴
仍分錫于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飾

賜御筵

有勅卿等遙驅使傳切近因知將脩昕旦之儀
重錫需雲之宴式昭春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申請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遲良月
之期虔致函書遠將匪幣用祝先疆之壽益堅
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濟仁壽

賜通奉大夫趙師昇辭免復寶漠閣

直孝士依所乞官現不允詔

勅具悉卿起臨近旬嘗著外庸既辭制圃之行
仍徇朝廷之請念宣勞子比因款華而歸俾寓
直予而清但仍其旧卿毋多遜朕不汝忘

內中禳蝗設醮青祠

伏以旱魃初逐致飛蝗之作孽兩師既應不
圖遺種之滋繁遠侵罔楚之強近集知閔之內
遇災是惧惟帝焉依願勅百灵尽除螟騰之害
俯令万国咸保稻梁之豐

賜現文殿孝士何濬再辭克知建康

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勅具悉以金陵而為陪都保釐素重獲天塹而

開制圃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為予旧孝蚤膺

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庸俾而二公而

洪化方叔臣之用事且正論之多遠久鎮三山

時稱治最言滯數載朕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
擇邦侯而分遣惟大使之所莅非良弼其誰宜
朕方躬宵旰之勤卿當倅股肱之寄聞命引道
知已屆于中途奉親為榮願何妨于色養母格

成渙式造而驅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祠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

宵旰齊心日致忱禱皇天后帝皇地祇之實賜鑒

臨曰雨而雨隨時字應藝我黍稷浸成小康

彼方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致衷誠

伏以元陽為宥執官指事因計所係先所授祈

風夜投誠宗廟

父母先祖敬期上徹在天之靈

霖霖滂沱幾无虛日旱魃退听良苗勃然所在

中熟實諭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伏以亢陽已甚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為孚應

茲成中熟獲濟民生匪贊為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為邦本食乃民夫歲一不登何以為國

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如響應聲隨平滂

沛蕭時雨若易歉為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灾虔誠禱祠靡神不奉
時雨之降實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治定歲事
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阳仰賴百神鑒于忱禱
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
一報敢忘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天慶現報恩光孝現青詞

伏以穡事方畢俄亢阳之為孽忱衷致禱蒙上
聖之垂慈甘雨時行炎歊寔戢掃螟蝗之已甚

潤黍稷以有成馴致小康敢忘虔報帝閭雖遠
信齊戒之可通國步甫寧異休祥之滋至

祭告酬神

蠹賊為灾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
賴于酬神既隨禱以尽消俄蔽受雨復至人心
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
載修祀事仰叩高灵俾食葉食心之妖罔存進
額成多黍多稌之慶还保豐登

賜鎮江都統都制華再遇乞歸田里
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拳勇之資扶忠毅之氣撫士最為
得衆遇敵几于无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
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諭將
于為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
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苗豈于卿為獨後
總周庠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
有日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抚使守文紹節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于遐徼邊陲

以請邦好位修爰念其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
未已又引疾以為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畧俊
交符于制閫即趣駕于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虛
左

賜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

詔

勅具悉國家開遺輔臣徃營邊事粵從近代加
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宥疇
咨于衆喜得其人卿以旧弼之矣畀留都之寄
英聲有素興望已年疆場甫寧元上宣威之但

江淮併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為朕行從得君重
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
之下徃祇成命母致牢辭

以具奏

賜新陰煥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

乞奉祠不允詔

勅具悉謀帥以鎮上游素為重任分閫以護兩
道尤賴長才御久列從臣屢更藩服比奏三異
之課繼擁七閩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
缺守仁聲夙著僉論攸推進奉士之清班益隆

眷倚總邊庭之諸將咸茲指呼引道既多遙驅
毋後奚事循墻之避佇圖洗印之期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立定辭免不

元詔八月十日

勅具悉朕勵精更化當饋思英樞庭既得于耆
英宣室實深于注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
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剪須而可療止所
當為悅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方瘡之藥
勿為三衿之辭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四明樓

鑰天防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列生則著見于天下
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
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先武也武
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先文也不其盛者而傳
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

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无不溢帝為孝
本朝累聖相承皆用旧典若夫集孝道之大
成則未有如伏^伏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
尊壽皇聖帝純藝祖之武重光克之華以
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魏
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
容无辭方在初潛奄德而隱孝聚問辨師教不
煩日就月將居德昭着虛輦芳讓共為子職日
趨朝謁威儀雍肅雖莫窺其涯埃而中外屬心
天人協應光華内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

精庶改召收故老尊礼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
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綱以起偷墮之
習事無小而不紊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
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為後則以科舉為未盛則優入
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為未盛則優入
士之級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
於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為之限節改
秩必使之作邑謂孝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
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祭而後可祭人以用弥
遠化必使試郡而後為郎以建閣精華又俟有

功而後除取監司守時必延見而臨遣^遣瘡老昏
纏乏人不得而隱藏姦賦之吏又窮治而斥逐
清介潔廉之士則後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
無次待之淹要即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冗點
賊吏之世賞進軍功於流內長慮却顧守之至
聖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
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之
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
民無而有之還以為用天威既振戎虜畏龍警雖
犁庭掃闕夫快初志而信使復通 減幣殺禮至

今无煙火之警苟非推斷遠畧何以臻此臨政
既久治道愈明物秣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
上際下蟠於天地之間智慮所開六通四闢於
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
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礼文尤
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達調復之數恐其不多傾
困倒廩以濟其急賞勤罰墮以勵其餘民不知
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季幸秘省廷策貢
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中嚴軍法
立武事以張國威内外大小之臣无不列之屏

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无不指諸掌以互防
閑治其畢張化風已成方且玩意布奕而先奉
道之過游心弄寔而无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
執懼愈深闢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
設遺補之官其於保治有始有卒至於脫屣万
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為雍容嗚呼身退而
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万有千歲永慶慈
宸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群臣萬姓所以攀
號擗踊泣尽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
謚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謚法曰能官賢才

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
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
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
脩德以來遠人文文以治四國非所謂帝德廣
運乎酌酢以周萬幾圖四以尽衆智非應變無
方乎妙韜畧而不用極聰明而不移報保大定
功乎守基圖之廣文延國祚於綿遠非持盈守
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循贊雖考
之謚法求之六家詔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
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反振今友歎而

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饗高宗為
天下而得人太皇太后道以受子而大行
天賦至性不可解於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
日一朝之儀委曲周尽猶恐不及而官九閩終
無間言因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
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藥天下則勺水不入
於口倚廬有過於哀鄙漢文之短喪西晉武之
無斷身服苴麻礼尽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
則哀動於左右虜使來吊止許朝於喪次顏色
之感哭泣之哀虜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

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
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陵
之役既畢孺慕况已追遠弗勝遂奉大宝以畀
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日奉先
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
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禦服素于
乘輿尊几造于內殿退處堊室以終三年之喪
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欲事慈福温清無遠呼
鳴茲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
能尽也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號 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聞帝王之具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唯
曰天作之合曰天之厥配止始之道王化之基
于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為后族唐室憲宗
則有懿安之盛 皇朝 貢廟則有 章穆之
矣姓系相承是生圣女慶鐘咸開室媿 壽皇
生不及褫衣之榮歿而膺宝冊之禮久安別廟
將奉大官宜取尊稱以從帝謚恭惟 安穆皇

后柔明懿淑應順溫恭蚤灑王藩克尽婦道設
柔弧于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希子嗣于禰前每
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慶奄九原迄 烈祖之
御文眷元妃而退冊欲歌流荇傷不見于令嬖
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室固已嚴燕堂之奉崇
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万世 重
華厥代方服大喪吉窆因山行當升祔念旧日
遺弓之痛既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
于元志爰因 安穆之懿式遵 成孝之規謹
考謚法婦德均二曰成德化肅容曰穆 安穆

皇后竊寵好述有闈睚之美用心專一有鳴鳩
之德非婦德均一乎老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
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情改上謚號曰成穆
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

勅撰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
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
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詠卜吉考正古制因建
長秋安恭皇后淑範億冠于後官君子好

述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朔日以爲明禘
榆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擲饘具禮欽承兩
宮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燬纒
椒掖方者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亦矣審官
未展周南之志感令懷昔宣形宋文之策同也
極褒崇之典錄安恭之謚祭于別廟迄今二
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万国起號弓之慕孝
孫盡禮七月危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南郊
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者之名謹考之
謚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謨而好礼曰恭安恭

皇后共繭館之戒以贊親耕之勤謹鷄鳴之戒
以免於承之道禁切外家不軒裏謁茲不曰夙
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儼濯之衣却貢獻之
珍麗遵閭史之歲規茲不曰謙而好礼乎伏請
改上謚号曰 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覆謚議 大中

資正殿李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几而薨
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叔臣當國之久敵家
泯然无闻公文為趙丞於鼎深知同寅之人尤
无救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

明其立朝辭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
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
時人物雜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
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
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
是王政日脩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豈惟將帥
攘却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
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為執政以自助乙人遂
並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
典虜通使而為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為時延

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於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卜止國奉大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謚法之有益於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覆謚議倫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使駕之馬蹄馳之士布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待奇才為用蓋以此也請康瓠瑰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

如雲習於父安不知所為平時徑明行修喪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於助桀為虐忌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同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寧為之改容擢於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為奇男子也帥府既建首為勸進之舉高宗慕忠勇之士徃使不測之虜固有狗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徃來再三忠脾義膽折服倔彊執錄之成為力最多公之志益未已也故每當陞辭必以秉機

用兵為請勿復以臣為意此其志豈止於和我哉再使彼音問斷絕虜誘以高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伏劍以死郡邑為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而示小廉之士其能以忠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大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揚惠懿公履謚議 奕

謚所以易名也法高應謚雖功烈不見於世亦必隨其又之所宜而稱之此孔子之所以為文

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屈為志問學隆師親友嗜學好古者有不能自已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孛擢上第優游都城以數顯位是時四方無事朝廷苟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先于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途益有志于效忠致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薄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即其已行者

按之以法舊以惠鬱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言勝夫...

...

...

...

...

...

...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几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刑暮減此得上達什死二三故人生致、求諫犹懼不至况罪之乎帝善其言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犹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
太宗嘗賞其直言徵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
敢然不然臣敢數批逆鱗或在憲宗時先如
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
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
敢言于九重之前者至難惟在人君有以導
之憲宗有意正規之法謂事有違宜卿當十
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
能厲其群臣如中興唐祚不在茲乎仰惟
陛下私顏所言好善忘執凡有奏對無不俯

幼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
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
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群臣深恐
仰勞所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
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刪暮減恐無
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群臣苟免煩瀆之
故陛下因為死事可言私愛過計昧死陳
還願陛下屬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謂魏
謩李絳之忠知先不言先不尽上下交泰
以興治功至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願

何事之不清孔竊見 陛下視朝之際宰輔
奏事已久二堆以坐至日晏 青皇在御之
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送容
詢訪此實 陛下家法可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八年房重齡受言奏府旧人未迁官者皆
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迁出
前官齐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
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輩日脯衣食皆取諸民者
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庸釋矣才而用之豈

以新曰為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
而取旧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
政之體乎

正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尽除武職追入
宿衛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恠言矣與豈
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
朕德於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
秦王幕府二備之欲聽還曰任魏證諫曰秦府
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思是侵為善者

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
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
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遺之相壽流涕而
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甄生
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甄生違李靖節度文
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
功臣多矣甄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
我於甄勲未嘗忘也為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

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厉
世摩鈍彝之天下而天下為之服役者以其
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
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
出万死而得一生及見輿王之盛者盖无几
也太宗以至公為心雖有故人旧熟而求迁
官者未始輕予祈人衛者不肯徧用至于坐
貪者雖憐之而終遺之去犯法者惟不忘而
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
正現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考陛下

下毓德春官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投援求請今犹未已動煩宸衷曲為通處臣願陛下遠鑒之星之公以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各使安分而退听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為小補

唐鑒

太宗正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机要之司諸教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此來惟睹面從不同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又擇材也

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聞机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已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政欲其能納已命令之領于天下犹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不又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同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又多雖欲悔之已无及矣大雅之補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
賦政于外而四方多聲也太宗其可謂知此
者矣不惟听臣下之言又欲責而使之言范
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
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
則是胥吏而已仰惟 陛下平心心事虛已
听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
將此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竊以太宗
之事為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而工
批藝事以諫之意惟 陛下行事每如此

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正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
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勅之
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
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
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
由尚書內省藉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
而為姦集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
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

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
進司應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
酌可否則然後行下審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
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
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
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於始也
今之群臣安不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
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
弊也

臣竊維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待中既

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
之塗歸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
卻之吏驚請黜他紙藩曰紙是牒豈曰批
曰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復失其職
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原特振其職業妙選
名臣為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
駁曰應款敕並令詳酌可否則然後行下則尋
事无輕重改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
其所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
論橫息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漢宸極使

後省寢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闕者大是敢仰
稽 太宗致治之要為 陛下言之庶使後
省臣僚得奉其職言所計行以裨聖治臣不
勝慙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婦禰罔五日一朝太公之云詔
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
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
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

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文此
之文武雖曰稍踈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
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
制焉 本朝列聖務尽孝道凡事 祖后
母后于宮中見之无時 至尊寿皇聖帝之
事 高宗止以異官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
二十八年終始不倦 陛下今春過官者再
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声四起自茲以浚積
雨既可出 極暑又堆進拜因仍至今五閱
月矣鄙人顛 日望翠華之駕今則兩師灑

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
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 兩宮之歡下以
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慙

資治通鑑

唐止現六年鑒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
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
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何以赴之
之云今行計以成不可復止願速示還期以解
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太安宮

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為車
駕此行欲已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
處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
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
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寤主听垂憲後
世仰惟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
日歲旦三詣 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
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 壽皇
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
去太安之遠馬周切人欲太宗之速還今則

鳴輝至近伏恐 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
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及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鑰大防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
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序不明久矣啖趙之
後至本朝而後有泰止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
顯公是刘先生啟叔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
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
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几廢建

炎銘與之初 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
安國承伊洛之餘惟明師道功講經延然後其
孝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
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
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
老先生上歛然布衣名四出之經之說流行
萬里之外而其孝尤深于春秋某非深于此者
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
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体統在所某
自客授之初即送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

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
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
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
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季蔡
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
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
未幾去國而某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
之來以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
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
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

輒與其後汪允友以一書來云先矣如獲希世
之珍屏去它書方晝夜讀之始得其大意嗚
呼盛矣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然以為一言不美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
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知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
有所謂隱威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
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
子之命王室犹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
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統而晉霸之公既
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與而復

微吳出而盟諸夏于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
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矣
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
而為威王其說為有据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
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
无年至記屬王奔甌始有紀年古者諸侯无私
史乘与特执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却盟于
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
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却多特筆襄
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

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
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
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衛行于天
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決之而父子兄弟
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
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
伐楚以志齊威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
伯是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
孫教師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

乃之後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必嚴
矣自隱而下春秋法在諸侯自文而下法在大
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于
戈死所不貶于王帛之使則沒其爵功懲著矣
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却又五十餘年
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推其甚則
于華端餘實歸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
之三十二年四卜却不過乃免牲猶三望極言
魯之用天子禮樂以用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
始乞却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却為夸引

祝鮑之言為澄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
以為非為徑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
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
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立明忠臣然多曲護其
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
禮也者蓋括史曰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
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作放之或以凡例素淺而
不敢或以例非左氏之意書愛而知其惡者乃
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
以後訖終篇多凡傳疑有缺墜公之求于傳者

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
其門既歿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
質疑而不可得故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
也

身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
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季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
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
洛二程先生之具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
郎高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季問

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
婿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
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
建太學遴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
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季之規則皆所裁定明
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封于上前擢貳卿
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
中耆而歿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季行出
處之詳始訖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
自項王荆公廢春秋之季公獨耽玩遺經專以

程氏為本又博採諸儒之說為之集誣其說粹
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
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集川序某止長外家汪
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杯
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畧不以事物自
攬日有定課風雨弗論與書之所以成也嗚呼
泰山孫公明復君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
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消褒善
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
秋以來未有發此秘者公亦曰仲尼惧先生經

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姑于隱公為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素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規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某何人而敢

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因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益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已多機災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注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為行孔而廢鄭

諸儒爭辨起明皇亦以今本註而序之書以
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也此也司
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秘閣之藏為之指解嘗
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為之說
竟自漢以來何甚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
公天資純孝為季好古尊敬此書又為詳說不
惟費明夫子之肯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
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
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
遺之機甚微而其効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

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
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證發非苟然者紹熙五
年七月上皇上踐祚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以
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為之繳進於經
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
未行將刊于家永為後序繼曰故自天子至於
庶人者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
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
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者此
說非也古文十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文

正公則田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其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為孝也季使君文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某竊以為猶未為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於孝本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為魯子諱之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言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因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

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此上下一體俱當尽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為甚祭之終猶未為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能曾子既啓子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為知免矣然而易貴一節猶在其後蓋丈夫之貴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其餘生無幾深知兢懼

得正而弊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
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
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子長之慕
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 本朝先正明德
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
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
忠宣范公言行錄及復終歎止季大節偉識宏
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

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周論等書責人如責
已勸唐成隱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
之跡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
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
柔見過謂某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而謫居
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相赴郡
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旧无序引往以見
委某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
非平日之願願年衰學荒何足以與此三辭不
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尽得之蓋公天資誠

雄雉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
明復但徠石守道所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
益費為詞章報抵太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
一出于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
義札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
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不歸于
此故又下信其誠乎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
某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
謨相業其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
二者交功用深入吾夫子濶域非淺大夫所能

窺者濫恭雖謹先異稠人遇者當為勇決過於
責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
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心中克伐怨怒不
止於不行色含太虛无所適莫如以具見於外
者一二言之抑館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改館
則極力爭之謂之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
公亦非有意於以遠報怨自謂上情朝廷事辭
下以安人情又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
相位它日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為解黃門
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待罪父年九十議

无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外而念其親公本以議
新法不命而去及温公將尽改熙豐之法公謂
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
不印暴操心類怒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
竄永州蓋子厚天欲真之紀也而公素安素命
无一決怒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
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為邪
嗚呼使之沒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
書也非它又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
上侔庶中下遠同列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

厚為素存居親而詆公衣遺餘力公不為勤卒
貫其无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自刘忠肅呂
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共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
之不實新州士无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
未須先謂難沒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
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二因特心失怒好惡任
情以異已為怨讎以疑似為訛謗誤國害公覆
車可鑒此不惟欲寤秦陵正欲感動子厚輩
使之革心而沒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
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
徽皇踐祚

改元建中請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莫
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為政至建中
使遠至湖外好賜帝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廢
風痺中知上策用我六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
為矣嗚呼天子僅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
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清國之意豈復有
後日之禍歟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君呂又為蔡
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扼卷長懷而繼云
以大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者于子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索

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薄以疾蚤歿忠宣與二
季皆顯衣冠踴躍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
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姑繼世科實監薄之曹孫
范氏之與未文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
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
也元豐之初王德已成天容毅然群臣尊仰將
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
僚自結王知以首奇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

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為柱史許以直前而
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于公亦
感慨自奮不負所委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
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群一時才氣先
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
餽之非實壯西師之與牽除布易之罰息而別
以內外救徐勣之治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
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
一出于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
傾听獎拔嘗謂公白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星

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听
命元能有所論說名蓋皆具臣不足以侏下風
耳不然火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公之
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某為序某
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
為之序而陳後山繼之使其誦左孟之書則可
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某曰吾有以
應子之求矣田承君登天下士也送別鄣道卿
之言可畏可仰是豈首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
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容微承君不足以

入公之幕也為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蹕屬
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詰溫潤豐美得中和之氣
而屬辭贍洽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
通行者俾公為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
京者不行詞時高麗脩貢數以奏朱上而所用
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為之執政欲人求
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既為丞
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名屬于公居箚邊
之妙畧五朝之大節皆炳如丹又採長老之
論縉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祐直

節取諫如魏率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槩整
峻如唐唱造昌黎有曰知具審可以信其重主知
其重主可以信其客公之矣足以表千古承君之
言可以信後世某不佞尚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改成暇日
以愛藏勇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某為序謙
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
敬題于後曰高弋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序
曰雅志之所存以謂為通而不為利此存者之

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避而不變者也若
夫平日之論高出于變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
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奪之所鄙也
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犹
之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
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有所畏避而不敢
盡言某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
文而得其為人各其抱負素已不辟卒之忠義
先以孝問以安定胡先生為欣所友自東坡先
生而降皆表下士淵源又如此万言之策經濟

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
遇事輒發書論灾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
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
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祇
噉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
遠在蜀万里外官為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
新法之美而捷登膺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
滿登館閣小恐不言豈不可以平進而執章力
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
庐山与刘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

通嗚呼非疑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庐山高非
公不足以召凝之之吳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
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々哉公既方老以
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秋丞
及刪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天云根
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
之高風大節猶將庶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
既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為五

徑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

也 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也之舊當四通五

遠之會貢賦地均不特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

以上之意 祖宗仁澤深厚承千百年高掩千

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 仁宗稽

古有為鼎新百度文物彬々踞為盛際錢唐周

公少負庠校雋声未及三十作為汴都賦凡七

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房之工期月而成无

十稔之勞指陳事實无夸翊之過賦奏天子嗟

異之命近臣讀于通英閣由諸生擢為孝官声

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現備矣未
几神宗上賓公亦祇紳不自表暴哲宗始
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
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
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
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為何等
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
集而讀之參以它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之選
與公之曾孫鏄衷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
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

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尚考其
歲月仕宦殊為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
于朝坐視掇經不一趨焉三館州麾僅登松班
而旅死矣蓋其孝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
木雞自以為喜此九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
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頌曲名堂不
能自己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改昔
力季以寸進者及洋采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
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工之深而致力之
精邪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机杼

見續秋吳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聲鏡烏
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施而禱神之文則
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
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為溢美耳居簡養
病為之校讐三數過犹未敢以為尽方洪永李
左丞續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為考之群書
畧為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
自比張載劉逵馬三都之訓誥也先世與公
家有事契且嘗受魯為公之詩文章不泯沒之
之願也公諱邦彦字美成清其亡自號歷官詳

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刊曾祖
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並傳以慰邦人
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文史之
所能為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
平上則日有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灵芝
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无虛時文
士角立爭奮所長无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為盛
觀會進菜順州得杓杞宿根于土中其形絜伏

仙家以為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戌正
符所屬之辰尤以為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
諸公閣筆相視无以措詞先是庠拔英才久來
于王氏之季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季欲進一
表而无能應者時翰林季士基公為諸生出崇
袖间无不驚服至是已為季官有薦公名者延
致東閣授以題意公泛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
灵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駒騎朝馳薦圣人之
万寿眷荒裔沈藏之久实王帅恢復之初物豈
无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為之改容即日喧傳

京師諸公咸自以為弗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
季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石日起遂登館殿
未及施用而以內艰去矣建炎二年高宗駐
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為郎明年輪对
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擢預閣召試中
書文不加点玉音擊嘆即止西掖進用之捷來
有近此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实代王言詔
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
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
會而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吕忠穆公以首相用

督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
歸經畧奔宿將王濛之貴咸所指呼其能布宣
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為意標術博覽強記
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崖異
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
白洞遠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
然取青媿白以為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
文亦几變矣止論駢儷之体而復屢變作者事
名恐无以大相過則又習為長句全引古法以
為奇倔及累正氣况本以文從字順便于宣讀

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為善也惟公與
汪允溪追述古作雜四六之体至于今行之然
此等右公皆為餘事尽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
造邇退多削彙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為多
焉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一年秦丞相方當國專
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仆心為至二十九
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
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
煥手集公文為五十六卷藏于家公生晚不及
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贅倅丹丘始見家集

益同出處之洋晚而投間有更生者公之從
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
為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无宣公
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軍驅長風指麾諸將
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誌詩工制
橐具在壑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
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敗行願為之序公曰
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朽不復固辭屬更
憂患既免喪而後敢為下筆恨不足以發揚公
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憲礼字叔厚維州

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四明樓

鏞大防

鄉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為難苟未見實行形貌言語名譽文
華皆未可以保其往也今人所以難知已及其
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
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苟人所以難知也至
於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墓溢美章疏多
溢惡以為唯考然其行事具見於已為交游皆

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
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薈林居士
向公實文簡公五世保也重珪壘組生長富貴
而抗志不群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
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
元：間為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偽楚之變即
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聞者避之
高宗初間元帥莫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
應者公幕士人李植者齎金幣以濟琅玕之用
上章功進切中事机 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

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帥長
沙虜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
破犹深于城巷戰以掠敵兵退尽所以撫摩之
力楚又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阻曹成李
宏賊衆十萬將肆侵攻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扼
以大義不敢為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
渥擢之戶選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几至大用媿
嫉者中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
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莫香山自號
曰鄉林有船曰泛宅 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

字及企踈堂以寃具歸公家東望罔皂山連玉
笥觀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
裝以古刻靈龜考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
形容景物亦多和扁嘗云渊明生于興寧之乙
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
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与淵
明同甲子歸林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
履道坊楊常侍旧宅薜蘿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
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与洛陽山林總
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

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鄧林相去已百祀丘壑
有漂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边仕
才名固不同出處畧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
仰陶令之高風州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
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英士夫往來者无造見
又素喜密相与觴詠其下盖自建炎初元罷文
踪清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
克次年三月復歸有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寿
終焉勤勞著於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無論
亦皆厭服無可訖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

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俄然復衰一時名
公書天刻為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
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為湖廣總屬
分司九江受知於使居袁和叔燮介以求序且
言也刊公之家傳行狀著志銘為一編又刊拘偽
楚檄彙及諸賢跋語它日又將刊家集行於世
集生晚雖不及拜公林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
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為汪氏及恭堂生雲
閣賦詩老太師岐公初承昆山及趨事於吳門最
蒙眷典故尋見公之濠翰熟聞高風今又盡得

公之詩又雜著知漸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
所膾炙今乃知為公之詩公為徐東湖詩集後
序有云始為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
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正此
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奉而行兼備體制而
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之簡典
刑之存非曲季之士所易及也某庸陋不佞何
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
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為識公答
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瑣元先輩汪公書鄉

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諲字伯恭官至徽猷閣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十隱集序

番易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季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虜庭當干戈併擾之際執節不屈迄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說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况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聞萃于一門赫然為天不剋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

於宣和二年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褐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使再拜西掖明藏為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門吳高宗皇帝時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名為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終至嚮來從容應之動合辭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為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施於廊廟則駭矣惟公天資素高加以萬學文

辭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賦形
非如寒士若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
興初元知舉某由鄉書就誠公一得文卷必歎
真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 秦陵旧謀公嘆
惜不已為引吳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宥得旨降
充未等首名某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弟
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忠也公之子二槁嘗守峽
州將楚明至上饒而歿禔知餘姚縣又止於旅
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某為序未及也
其婿江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為言某方

經紀餘姚之家其子由又面以為請某何敢當
獨以啣恩未報人頭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
為右侍相謚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
士謚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
公諱遵字量叟考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
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為 本朝文章宗師尤昌黎文公
之在唐也光燄万丈不容贊歎諸子叔弼兄弟
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徽猷閣待制德孺則諸孫

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鉅銘公之墓
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雕琢
詩篇賦誦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雜體製不一
各極其妙而家法繁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
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法每恨不
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禁二千卷錄
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貞得六一
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
挈族南徙流離固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
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為可惜然此足
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
皆當傳錄而况於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
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尚勉之欤公諱慈德孺其
字自號靜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稟有厚
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
應高勝有作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
道尔筠溪先生以父凡之賢少有聲于太季一
夕奏廟固有舍投繯于梁閣公時年才十七八

畧無惧意亟醉其擊卧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
嚙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
齋中群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拊而歸竟全其
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為大現三年上舍第
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矣
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
為文章願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官
舍人及契丹擢左史用許直貶宣和未知冀州
獨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初漕江東平判卒之
變入紹興為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

命雄藻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
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選因
外補去國之際犹拳拳以立國待亮秋之大計
為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
不復有仕官意詠詩自娛筆力愈傷居間憂世
著諒古數十篇雖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
病深切著明有范大史唐鑑之遺風乃心主室
惜乎用之之不尽也迨今將一甲子子公之孫班
以郎漕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
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淇以金玉魁決

科克繼大門為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
之澤未文也二孫以其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
十卷求序其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
日慕用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敬謹書之公諱彌
遜字似之弟仲六人文字為一門之盛凡尚書
彌天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獨溪則公自號云
漕忠靖公私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
宸翰有曰歷事四
瘁國事滋
微考北狩

至燕被密旨昼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
虜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兀术力陳禍福虜
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
思使虜感動俾予母子如初逆亮方圖南下令
往觀其意陳前後盟約声色俱厲亮令以繡褥
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為之惻然
因疏其行事大槩賜其後且見子不忘之懷嗚
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擊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
于時其歿也苟得名士巨公為之志亦足以垂
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才決目而斯文出

于慈極震耀一世光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
臣為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
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無以
尚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某于公三子俱
識於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
薨十七年矣某公之文俾某序之且曰先公蚤
入大彗負時名中更險艰晚遂安逸其于六藝
百家无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大至多畧備聚
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宮奉請燕之間最承
寵眷謙謹已甚无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

其子易貴之際以葉屬報白爾為我傳之涕泣
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槩固已具于高
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
真穎之文 叅政上蔡譏公為之序引行于世自
度多病早 衰恐負九京之記與子幸同即省能
加一言于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返以衡州奏事
上記尹亨時實在幕府間勞優渥遂留為郎庇
職未几他不暇問奏、獨以遺文為言誠足以
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
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遠意有隱君子之風

又永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冲齋之庑既雲壑
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遷兵部之請故
為之書公諱勳字功顯謚忠靖累贈太師松隱
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之

詮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季公察院所為
詩文名曰詮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
曰公于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肖也海邦貨魚于
市者夸謂其美謂之詮魚雖微物而然字書以
為詮街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

至無寸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
號為詮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辭耳公諱
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為長沙尉一
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箴翰委公從容泛
應无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為漕使公首以長
箴進謁有曰哀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畧舊季
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為賓
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為
中司遂辟公檢法官迂六察為郎而歸自此三
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為文字官

以展窺所長識者恨之余碎丹丘始得拜公之
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
居聚書數万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犹
沉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
與之抗礼後止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
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為悽
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洲因求余序其首
余度公所著甚多犹有遺者更搜故藁尽出而
行於世以慰其平生事硯之功則冀來可以不
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

公嘗尽得其遺逸者收行于江右視曰殆過倍
從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于後人乎
然續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况終窮學无止法自非全人誰能尽之現志
學已至從心犹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
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漠于海死
而後已犹不足以究聖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
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錄等書而知有
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啟元同年有二吳曰澣

曰鎡皆虎臣之族虎臣名魯嘗分衆陵之符澣
字德深終太季錄鎡字仲叔終湖南轉運判官
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
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
接送容于杯酒間心是族也既別去始得環溪
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
澧陽時所刊恨不及而与之商確既老還朝有
名大札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
併以江右諸奏請賜謚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
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為惜欲于斜目之外

收嚴宄之遺而下之有司夕未及報再見泣以
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尽刻先醴陵又齋
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至大畧求伸於身後
而事未有成幾無以歸告兩世立誓謂余於吳
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
傳也爲志好古尽孝事親固以師表鄉閭名聞
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旋璣明大理
自歿終歸文人事已微之應本制論期黼王
度若以身周施從事於礼制樂作之未虎臣云
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乎順而意宏辭衆而

理婉仲叔吏部云朱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季士之季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云季通五經尤長於易机旁通於百家而游藝于文現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於易故三十而著璇玑圖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折微論皆傳於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為言之言言亦不朽又曰孔聖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於為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季蚤成而進修不自

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為言之言而壽正同於韓昌黎為可嘆也磨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於時徒以序而傳先生下視愿有餘架溪之窈而深澗而曲又豈減於盤谷所歎于愿者時余之文不足以祭之耳江右多秀士大札甚別圖之

王文定公内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為四庫尚矣國家中秘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

其辭也蓋尚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
詳然又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胸
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故其言則如生其時
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
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塲屋聲中外翱翔未始一
日去書及為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始
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儲意高遠而
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為人一時爭傳誦之其
後編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某嘗狀其行
為詳然傳於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

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為三十
卷俾某序之某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
沐三誦而後嘆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
嘗問視草之侔于魯公曰蘓長公才氣迥往
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而雅尚庶几為其于
公之文不敢輕為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
道淳熙之盛歎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
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實某之姑之夫也其止也某為

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哀其詩文若十卷
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
求序于某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
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任
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宗正少
卿歿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
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
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
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季不必
再任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為卒子業而一意

于孝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及見王紫
微洋諸公作詩真欲追儷陳簡齋及子高輩一
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
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歆然其藁未嘗無為而作
文遇論事則明句洞達援據審諦切于世務理
之所在无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
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无益廣西論鹽法
之不可輕受其為害楛者定四方章奏之類皆
如五穀藥石之適於實用若其立論謂 翼祖
雖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為名字及

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壽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為後世風流醞藉如晉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為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某校為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某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前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可不為旌其幽光餘以見其志銘者不復載公

諱正己字正足潛今亟德清能守先詞尚當勉
銘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正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為臣而歸天子既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季枚之士爭為歌詩以餞其行即太守侈其事裛以為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田題等益之為十卷所以顯揚光君子之清風峻節歎動中外益其祖帳之盛如一疏歌詩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筆尚強其去尤高雖時移
歲久一覽此編赫々若前日事真足以庶貧乏
懦也現夫大篇短章鏗鏘眩見極其形容之美
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几公之所立也然而
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
無其心有其心而无其決者哉其初謂公于堂
上實于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履接觴豆
于煙霏空翠之來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
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為屬自惟官情
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澗恐恋粟視公不

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為養尚得自恕也
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掛冠之
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其于
志銘危泉二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璧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後民者尚多後
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
皆有詩聲又有名璜字德劬者平原公之後孫
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頻誕放恥從進士
本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聞奪兩曹

魁角又唯哭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矣一試
果魁惟揚後寓四明軍力推邁人所罕及時初
晚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
公泰熙念周公元卒綢繆公子賦良貴皆一時
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為
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
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為婿貨送特
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夫乃復為此耶竟不
報既不得志鳩屋簞散筋骸以終其身不娶先
子晚從容志禪師于言下有省益勉內典以其

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
寫詔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為
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使是龐居士又却無人
賣簞籬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
御言德劬病革徃候之問向為文用僧騰客為
何事曰佳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
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齋出書一書囊乃
典遺藁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
為己作平時相忘方縣悞時戲調尚如吳里人
戴伯與叔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

諸子借囊出藁而乎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
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
篇釐為十二卷俾余為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
氏長慶詩譜錄寄吳門使君李諫訖既為列于
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為建寧當為版行余
喜其文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為序其大槩而
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
皆欲有間于世而因仍埋沈與草木俱腐不得
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几德邵之集藏
于侍御之家傳于伯與又因余與諫議而行于

世茲非幸與若其詩句之工妙文体之高勝出
入古今迨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璧
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即贄倅丹丘始識雪巢林
君墨思行義高潔翫麟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
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悅然自失
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聞于
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為之序此
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金又使序之

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某景思笑不答而請不
已余咤然曰吾知之矣君師出入古今作者門
戶善徧而体二公極力稱道犹有未及者詩之
体惟大篇為難非積學不可為而人非積學
所能到必其胸中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
見層出如誰陰用兵多、益變化舒卷不可
端倪而後為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如羅漢
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
波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
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

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年得
此于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吏僕
之及酒酣歌去遂書以遺之

靜齋述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其靜者也幼歷艱
苦與其兄德翁相與為命寓山嘗試流寓為
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進致館下
今丞相矣從之李才翁李了本原又自刻厉文
章日高無倫衆体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
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為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汗

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歎授以官力辭白
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奉矣強與之又
不肯仕為求祠祿使耕此以試澗臺兩預薦書又
不利于春官遂不為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
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錢公亦改亦不畧為
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祖
給即止家无冠裳通謂止称長安李某台之人
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已如康節之在洛
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
掛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

清談登、聽者志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
有直諫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
世又不幸年九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
曰延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
俾延來見出才翁所著述論五十餘篇求為序
引某日聞才翁之名贅倅舟立始交下風觴詠
相從欣然莫遲交情久尚罕篤聞往來都下飄
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消也嘗以詩贈君
歸有云文可演論詩更工條然蟬蛻世塵中平
生不復過飄瓦西脚何妨類轉蓬彼尚勞心論

出處或今無夢計穿通江神閱編幢者來往
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
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沐諸公游號滴水
先生文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晚暢邊事腐
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虜犯關中年高
且病乃以為旧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
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
嶠南父又卒于瘴鄉稿患河可堪邪才翁詩文
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孝之著見者言議
正大文詞溫淳論治体則款迂本而不求于末

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又及
謂至人死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為詳
明既無科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
身中實見而軍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
情責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又自其躬行
得之非貞靜者能及此邪余既為之序又念才
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
龜明延能世其家今為丹丘人

放魔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魔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為子傳

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麁之稱至唐
陳子昂感寓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麁翁
後山託疾謂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
豈不畏簡書放麁誠不恐止用此事然亦一時
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文資仁厚自號放麁子
蓋終身奉之於此者其為人不言可知始與之
同送周先生仲兔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
于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相
過清談儲書動至終日以是知子益深余老矣
回首月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藁求

序閱其名曰放麁子集讀之慘然其誠吾亡友
之本心也仲武嗜考如嗜美于書死所不讀于
詩無所不記雖盡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
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於
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
牘者與篇隱快裨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
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于有司以此方老而不
厭鄉評無不以美入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
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千人
而後丹以放麁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

力于孝效張橫渠以絕自發吾詩之微吐：
有父風又聞其三孫傾然有立具仲武之門者
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旧矣曾叔祖丞諫甘氣尤俊偉不群
妙年決科剛介自守至平時宰畿場戶以勢臨
之不為動未几罷歸卒不偶以死時：聞諸父
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丞詠仲子少力
孝有父風言議英祭率傾坐人規功名若不足
以浼焉者事親尽孝道既終喪貨產一不取與

妻子却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
李往來江湖間止武昌浮彭蠡歷寬勝地挹秀
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危潭安貧裕如槎蘆荆
門皆山俯溪如世所登老龐之於客至則清談
去則宴坐老圃老農尔汝與聞謹恭樂易宗党
鄉曲無不教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教伊洛道
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
行動盈編映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
進雖書坐齋子以為非且勞者為之不少勸老
成典刑中尤人之所畏服也其官永嘉一日以

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綠錦紙
開方可文餘藏修遊自不出於此番易張紫微
嘗有此詩吾既無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
益富亦居閑勝事也汝為我序之某謝不敢取
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日聞
荆園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季易先生劉公
斯立亦嘗廣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旧非倡
也併錄一詩以歸獨恨未見槩通之作耳某仲
兄頃亦同賦存曰但愛窓間冬日煖不知門外
北風涼叔祖擊節歎嘖以為正得我之意抑所

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孝師表鄉曲是生
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躋世科助教最
幼家傳擅名而遂于以孝亦有五子其次子則
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
許叔重諫文解字畧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
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
點入声其字皆點平声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
本是以箕字而借為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為

詳密集古入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
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々相授道有難字
始為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
首至尾殆无遺失其侍坐最久粗傳緒餘又以
授兒曹使不至於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
尤篤五鼓而與灯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
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
子不偶叔父三又俱下世弟四入字君秉翫麟
寡合独居郊外先庐中踈射處宮繒燈場屋年
通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黃三家詩集類以

声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觀經四寫而後成
書以示某曰此吾以通晚境者也雖若无補然
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
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
我為無所用心而為此吾子其為吾言之某曰
唯旧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礼記二書悉以
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
後生之偷墮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止議先生以儒孝起家仍三世登

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子領試
以來鴈塔不書者至于五紀從兄編脩景山始
因太季舍選與教授兄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又三年而後某繼之大率群從中入士
庠躡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為之倡兄少有
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季
正宗正寺主簿呈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
守江陰以治氣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
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嘆矣遺文散失未暇會
梓平日游戲為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

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壻
黃定之安道偶得殘景遽斂之板而求序引鳴
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向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
恕讀書博而能精屬之麗而有体長短句特詩
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
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為文字官韓退
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此編為之于邑
兄嘗以為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大學文集卷第五

六老圖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序

六老圖序

四明樓

鎬大防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
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
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善至于積則非一人之為一日之力
而後慶為有餘慶至于有餘而後能備能順也
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公際遇真主于龍潛

之日元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
國秉 皇上篤旧季之恩二紀之間所以寵後
其身榮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
上印綬則賜第于京師掛衣冠則分湖之一曲
雍容進退為國元老四方之人无不以備福為
可羨而未知夫倫之至也始丞相事母齊國大
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回班之
儀照映今昔凡孝于親者親其身歆冀望萬一
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
年登八袞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二皆六十餘

矣一門同氣咸壽而康彘觴相屬朱顏華髮嬉
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欵仰盛事咸請繪而為
圖丞相曰幸哉兄弟兄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
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以上
方所賜金帛香茗以侑酒作為歌詩播之樂府
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
次對奉祠次子都官郎官集入制司議幕率群
從子婿皆盛服環侍行酒授饗躬子弟耽樂飲
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者英之集且有四人同
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盛之無出于一家

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
之譽亦未聞以大蓋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
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
之有嘻茲始可謂脩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為
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兄恂：怡：如
款咲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溫乎其
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為
德人長者也惟史氏世有德隱八行先生又以
與季絕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于世福慶
流演是生我公其右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

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閒邊事其在郡
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榜物謙
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薦進居不及位極
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濬之奔已厚
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而尅核事者
史氏之與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為一善
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
以媿矣然則疏吾鄉夙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
盛不在茲圖乎丞相顧某曰子為我序以某不
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于萇弘季琴于師
襄與魯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閔睢洋：盈耳
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
和文太師摯而下遠齊遠楚入河入海又謹識
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歆用則犹可訪求
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及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銘歌之以求
合韻武雅頌之音吾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邠
衛混之以胡虜而樂絕亡矣以祖宗全盛之

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
合于古而不可得蓋其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
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非忝是
以量也未有能以律而求聲者而况于今乎嘗
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為宮之法益以變
宮變徵而求八十四調：為七聲其說甚備孟
本出于龜茲而却降首好之以傳于世乃与周
官大司樂之說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
樂書謂周礼正以圖鍾函鐘黃鐘為宮如三統
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声痛夷

樂之入中國必歆盡去之頗與其它論樂者異
閑居无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
曰胡器用彝曲无所不說其間重見者二多樂
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
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若其舛誤
无所放證闡建昌陳史若刊此書與禮書並傳
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中又亦互有得失併
為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兄軍
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希為南豐寄因以寄之
南豐歆別刊此編以補鄙本之缺求書其後老
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澄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
行所學而終无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
安蔡季遠久從晦菴朱先生游季問該洽持論
皆有信秘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
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

辨証謂雅鄭固已遼絕而燕樂尤為淫靡然雅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鐘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益有叙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象黍為之則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鐘為黃鐘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嘆曰為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后世耽玩而人心

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各宮與調猶曰黃鐘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於厚當先正樂歌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于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負樂道壯歲已棄科牽此老其逐甲否乎季通此行得一現頌臺之樂歸而益考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者猶不知神解如高寶常等人

亦能於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工已深更
加勉焉必無歎于我然後可傳諸又求大樂之
書而現之尚俟後日

辨志錄序

文字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
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呂
伯恭丈與某為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
實師之博季篤志深造自得規摹宏大而克勤
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間範之類不
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

于日用者以為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
而克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体則
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又臨事
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為本將今
季者循々然如履平地步之就實其用意切矣
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
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某為之
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天下之
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
不能有諸已則犹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无非

嘉種然必藝于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于實善
必有諸已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于至神
此責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
其德非以貨口耳之習也孝者讀之必有以諸
已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死負矣此書初
以帥初名後又改為少儀外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為
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為
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

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註疏亦
見其畧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
記識性令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
年之學非曰孝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
教孝亦復罕傳伏羲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
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畧惟許叔重著
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
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孝楚金在江南既為通
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
謂之繫傳文著韻譜備矣鼎臣入 本朝逮事

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揚南仲
章友直文勛邵踈陳稀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犹
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
翁篤志古道傷俗季之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
古用工數十年書成於大現政和之間陳了齋
程北山馬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其晚
出何敢容喙尚有款言而未尽者謙中考証精
詣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
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悅服先有異論聞其
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畧无艰辛之態惟体脩而

末重与人小異不入俗自漢宣帝時器械工巧
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通傳于世款識銅字
其体正尔始知謙中之作盖有自来非以意為
之也魏字逆委逆寃或者山以為韓魏之魏謙
中為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
字謙中以為當作闔而推于題扁山各雖定從
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
終篇偶无此字碑額雖泛竟作隸体書之其
信古不送倍類如此某不能作篆心願好之陽
冰新篆犹為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无

以訾之陽水務新而謙中一意于古優劣可曰
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至俞為簿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婁君棧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
用相與言曰古字不存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寢
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
以史籍之大彖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
可言以叔重之說文而去野陋淺薄謬妄欺世
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不遠文章固非

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
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具亡之大端忠邪
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擄取奇
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鈔槧自有一種風
味故誨蒙漢萬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
之字合為一編定韻類分粲然可睹婁君之志
勤矣蓋孟堅生于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
長事武帝納金匱石室之藏徂羅天下放舊失
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為
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干馬時有遺失

文意混沒如 有之不言坐有以起自布衣而
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
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者疑
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
引孔明仲達以為此史載甚詳而孟益畧不及
此是可遺邪嘗有意一澄之性懶未暇婁君
此書將傳于世現其趣向進未已或更考究
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至
俞咄然笑曰婁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
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均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為盛
事助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
謂聯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
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
公君舉為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
子壽為其表兄祕閣尚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
編比盟錄甚富史官奏其有益于史筆遂膺延
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為思叔之兄伯仲皆以
詩書發身晚皆掛冠家居為鄉里標表已而思

叔二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
之体為西漢會要一書疏為七十卷日錄二卷
總為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
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
父子間而書俱行于時俱有益于世用非山如
王氏詞華之此也三代之餘治效迥古莫如西
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煥周密其言語
六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于紀傳表志之
間讀者未易識其倫諸仲祥究心于此二十餘
年无一事不錄兄一語无擄條列臚分秩然有

序圖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古因其体
專以班氏為主又旁取荀悅諸書參考異同既
古之文類与近時漢雋博聞大帖法語字類等
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无不歆錄而藏之
不患其不傳顧何待于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
詩儒榮之嘗又銘祕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
為屬為著其大畧惟老憊不能尽纂述之詳為
有媿云高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
名得之益堅名獨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
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

為明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為存紳先生唯言之洛陽卻雍為皇極經世書以為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寧又畧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此世之紹運圖編年遍載給要等書最為優為給事中婁公札嗜孝如嗜美手不釋卷尤長于考訂著書不一始為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獨竭

心思去國一年青宮始建妙東寮家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月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子餘年與亡治亂固已綏奔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報取平時所著牢王總要一書精加潤色輯成四秩又脩錄年號輔臣各為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君道之汗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畧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于儲扁

俾某序之某竊窺其書嘆曰彼瑤山玉彩之集
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閱習不
待編考史牒今古厯之在目矣况公之持身挺
特論議直諒凡所著述皆有依拠未嘗苟為
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于正无可議者皇
上崇建國本教以系可既命丞相為之少傅批
政大臣皆為賓客左右効講罔匪正大公為之
領稟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无窮之福也
某何敢贅辭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為名郡宗吳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
者至天圣初末居士庶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
其間自天圣至今歷四十有八年其上第者凡
三百三十有七人夷考鄉荐之額初止二人中
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繇大孝外臺以進一季所
第率过御荐書之數而魁南宮者四冠大廷者
再嗚呼尔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學以
倡孝者此邦之士漸被為多諒論詞篇類有肯
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某濫授于茲樂儒風之
方與爰致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

利置李官文訪其氏族爵里別為一編咸慮其
未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李大要在知本而教
以行之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祿爵之得喪不
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克而不止
沿流而達于源其為盛也入將有三言者樂為
此邦書之集也斯拱而竦

送趙廉州序

趙史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李自以交名士寓
居東嘉避遠置塵築屋城西徧環以竹樹如山
中居擁書數千卷沉酣其間客至則清談終日

無倦色澹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
論兵講治道咸灑灑有歸緒久自許以有用之
才一時貴人爭薦之暢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
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遇仙也自以家貧急界
分合浦之符以歸正行願謂某嘗有言某曰奉
太夫人輕軒遠遊鎮海抚字之外惟謹視藥餌
徑行佳山水有詩願以寄我此外尚何言然有
一于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
胎因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
殆史失之証現柳子厚記零陵郡乳元之復載

穴人之言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
病而結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以是誠告
焉且乳穴又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
束火以知其物靡飽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
不得吾其吾安得不以盡告讀之啞然笑曰是
味还之說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宝者又在
溪險之地刘氏在嶠南役兵掇珠至靡石于其
足而總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
難不止如乳穴之溪一去一來豈其然乎史君
行笑自尔或開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

民生可樂矣當奉卮酒南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孝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間學
該洽其進未已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客授
歷陽羣子雲某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踰諸公
非先知已尚為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
為大扁後亦為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為此來月
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為
贈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
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歲之言曰內不足者

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
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
至則名隨之非可要於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遠
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
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於外者
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於我者則死
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
不足雖歛迹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始以進身
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為大魁中
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

此塲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慶
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為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為難仲景一書
千古不朽蓋聖於醫者也 本朝索至為意好
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
出如蘄春之鹿泗水之楊孫見張銳諸公未易
悉數无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
人書尤為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為士而習醫自
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為本又將取前輩諸書

閱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互各條之下
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
齒駸：不款為私藏將收行于世來求一言余
好醫而不能孝與之論轉議皆有據依孝者可按
而求我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為有功也然嘗
聞之神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取
在藥局放官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
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即今頒行而因醫皆
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
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盡許季士如何近世雅
乎因得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為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
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于古典余平
昔所酷愛現許公之言則死求子所著可輕訾
乎因得書之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紮世居福州少時以
孝文集書囊為殿惟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
常賦入太孝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
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
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

備衆体尤工于賦諱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諱思絕人具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安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六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興諱稱太平人犹諱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衆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孟子文之有韻者也某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先生机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模倣先生時犹

未茅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迥出人上視愴若乎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思之致讀者先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枕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闕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局屬對可規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軒弟多賴等賦以為韻！有意然篇尚有餘味可以為法或有一事切題既不可對而又与題字相犯者

謂不若真之送從如以禮為翼之以翼星而配
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
聞白虎之名蓋六通于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
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不在魯
某服膺有素既泐殘膏以竊名第老犹不能忘
命見葦收纂先生曰作僅得三十篇見葦又以
其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蚤蹄而已亦不
求傳于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
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尔先生諱錡字剛忠
官至屯田郎嘗為 主上小孝教授近錄其後

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錄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贊揚所
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
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于世者二賴此
為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奉世誦
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
實如乘秘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
異如北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
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

依據將版行於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逸与之語貫穿教乘間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為序余笑曰黃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与夫危宮海藏之所秘無边無及其本不曾言况此經之外見于餘之餘者乎予既集之而余又序之助請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予歆于此而後游方它日一登宝所悟明本性發蹄且將忘之而况此乎曉曰唯

聰老語錄序

余頃投圓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聰老書來求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聰无平面身隱言孫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款典瓦鏤為寶坊兩宮錫子檀施山委旧現鼎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闕之英為之登載願乃訪老朽于海真之濱何邪僧曰寺倚神龍為命率衆致禱時響昭答歆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為之辭晚歸朝行始与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過忽已亡矣其後集大會語刊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楊岐之下曰白

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
者遠傳行雪堂行傳充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
又非他人局然之此充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
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巨
耐吾宗滅汝边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聰子時披
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說法三十年
自雪峰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
為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
參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